

湯子遺書



年譜初本

先生先世為滁之來安人以軍功為神電衛

世襲百戶始調中都後調睢陽衛陞驃騎將

軍中都正留守世襲指揮僉事因家焉明威

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先生高祖也

曾祖諱希范貢士趙城縣縣丞祖諱敏州學

生父諱祖契府學生以先生貴封中憲大夫

陝西按察司副使先生諱斌字孔伯別號荆

峴晚又號潛庵故天下稱潛庵先生錢塘門

生王廷燦編輯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奏疏詩文

故明天啓七年

十月二十日巳時先生生

崇禎元年

丁卯

先生二歲

崇禎二年

戊辰

先生三歲

崇禎三年

己巳

先生四歲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

崇禎四年

庚午

豪紳挾勢將城宅田園盡為奪去

崇禎五年

辛未

先生五歲不好嬉戲母趙恭人口

崇禎六年

壬申

授孝經

崇禎七年

甲戌

先生六歲母趙恭人紡績命先生

崇禎八年

乙亥

讀書於旁月下為先生講孝經

崇禎九年

丙子

先生七歲從伯賈皇公學公誦允

為州學生品行甚優  
先生八歲書儒王棗祥開塾講小  
學先生待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  
諸行事遇賈賈與馬赫奕者泊然  
不以動念王先生謂中憲公曰命



子真聖賢中人也

崇禎八年

乙亥

崇禎九年

丙子

崇禎十年

丁丑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崇禎十二年

己卯

崇禎十三年

庚辰

湯子遺書卷首 年 謹附

崇禎十四年

辛巳

崇禎十五年

壬午

崇禎十六年

癸未

崇禎十七年  
大清順治元年

甲申

先生九歲自念世為閩閩蕃族恐  
貽弓冶遂篤志聖賢之學  
先生十歲讀中憲公手抄左國公  
穀史漢及易通正蒙諸書

先生十一歲唐定州公鉉開館課  
士蒙紳偶至其處問州中後進屬  
誰唐公云先生氣度端嚴品格不  
凡蒙紳與先生送果一盤旁觀者  
羨之先生竟拒而不受蒙紳遂艱  
然而去將先生祖塋東鑿井祖塋  
西修佛寺同邑皆為先生危而先  
生夷然處之

先生十二歲為古文詞詩歌非所  
好也  
先生十三歲為制舉義不起草宿  
儒多遜為不能及  
先生十四歲手錄太極圖說通書  
定性書東西銘沈玩潛思

先生十五歲應童子試州守四川  
熊公濂奇其文拔第一十二月娶  
馬恭人

先生十六歲就傅郭外聞寇至奔  
還城門已閉進深痛哭父中憲公  
再遣恭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先  
生不忍違違伏郭外斷蓬坑中州  
民開門納賊中憲公負母逃先生  
冒險入城趙恭人已罵賊膺刃死  
矣先生號泣不欲生絕食六日中  
憲公強之乃食既殯隨中憲公避  
難河北舌耕以養

先生十七歲中憲公往衢州先生  
侍行

先生十八歲在衢州聞變乃寓衢  
讀書山中每念母恭人節烈常中  
夜大哭已後讀夜深虎嘯林外  
與書聲相聞山中民皆感動時時

五五

來饒燈油米食先生卻不受日焚  
敗葉繼尋飲泉水咽糝糠而已尋  
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試皆冠軍  
已而有合納軍需數兩方許與試  
遂棄去

順治二年

王師定中原

乙酉

先生十九歲秦中憲公由江西泛  
鄱陽歸

順治三年

丙戌

先生二十歲應童子試州取第一  
府取第一補弟子員提學劉公慶

順治四年

丁亥

先生二十一歲於書無所不讀尤  
肆力經史及宋儒諸書

順治五年

戊子

先生二十二歲舉於鄉正主考更  
部內江吳公允謙副主考禮部吉

水鍾公性樸房考推官濟甯王公  
道新批先生闈卷新采纒露淺思  
傾峽二三場端雅典贍出經入史  
體用兼備之士也

順治六年

己丑

先生二十三歲會試中式總裁天  
學士南葵洪公承疇遺陽甫公完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五

我商邱宋公權會稽王公文奎房  
考兵科韓城李公化麟闕先生卷  
至二三場歎其淹博切要曰必宿  
儒也榜發知為少年驚豔皆以塵  
外相期

順治七年

庚寅

先生二十四歲杜門批閱通鑑史  
記諸書

順治八年

辛卯

先生二十五歲在座主鍾學使處  
閱卷讀書二月長男溥生

順治九年

壬辰

先生二十六歲成進士授宏文院  
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閉戶讀書  
不妄交遊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  
屈一見終不肯往

順治十年

癸巳

先生二十七歲在館課

順治十一年

甲午

先生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上  
疏言史事深為政府所忌

順治十二年

乙未

先生二十九歲名在選中有品行  
清端才猷瞻裕之

應 詔擬 御製  
大清會典序及送  
敬謹親王詩  
政貴知變論  
歷代備荒考  
請儒問難論

上陳史法疏請表  
揚明末死難諸臣  
擬漢文帝耕藉田  
詔 平湖南服雲



世策一擬漢以禁  
固假貧民舉直言  
極諫詔

順治十三年

丙申

賈恩天下

華嶽祈雨文

順治十四年

丁酉

父如其言贈以祭人

先生三十一歲階中憲大夫 封  
先生三十二歲時潼關自明季亂  
後民徙城中不過于室伐板之師  
一歲數室驛遞極困先生安甯得  
宜過者帖然聞歲流民歸者數千  
戶先生治行為關中最高軍陳公  
薦於

順治十五年

戊戌

朝例當入為館卿許公作梅貽書賀

曰需稍費先生復書不可  
先生三十三歲陞鎮北道參政轄  
鞏南二府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  
件類據四省上游稱嚴疆有明勳  
將李玉廷以萬人入山為盜值海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五七

順治十七年

庚子

奉

寇犯江甯贛人驍然先生密陳方  
畧于上官擒玉廷而實其餘黨贛  
人以靖土官方倚先生如左右手  
先生念其父中憲公嘗假歸養有  
馬一匹齎之充資答百姓扶持相  
送莫不太息泣下有痛哭者  
先生三十四歲里居日侍中憲公  
軒恭人色養備至竭誠盡孝  
先生三十五歲日勸工修祠立烈  
日中承靈不懈七月三男汎生

順治十八年

辛丑

有建趙家人節烈祠

上康熙元年

壬寅

先生三十六歲每日暮中憲公遣  
就寢猶讀書至夜分不輟先生嘗  
云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  
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非學  
先生三十七歲中憲公感疾症先  
生晝夜不安延醫調治稍愈則喜  
先生三十八歲丁中憲公艱席蓆  
樞旁晨夕哀慟一遵古禮

康熙二年

癸卯

康熙三年

甲辰

康熙四年

先生三十九歲葬中憲公數日一

康熙五年

丙午

乙巳

省視蠶樹數百株一株損秋歲不置

上孫先生書  
上孫先生書  
一樂堂卷

康熙六年

丁未

先生四十歲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先生質驢在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孫先生極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

理學宗傳序  
答郡守宋公書

康熙七年

戊申

十一月赴內黃訂理學宗傳  
先生四十一歲孫徵君寄先生書云江村既沒俄以骨脆膽薄孤力肩承三十餘年未敢輕付何幸得道文付之天挺宏毅之資是天之有意于斯文豈偶然哉

先生四十二歲斟酌先儒定易與春秋各一編

康熙八年

己酉

先生四十三歲訂志學會約嘗云士君子之行己也皆如正考父之循牆而走則敷慢之風漸息矣其居喪也皆如高柴之三年不見齒

#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五大

康熙九年

庚戌

則慎終之禮漸厚矣其制用也皆加晏子之濯冠滌衣以朝則修泰之習漸消矣蓋矯偏以就中其亦因時制宜善體小過之義乎

先生四十四歲二月再過夏峰留兼山堂問答甚多嘗云人能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常自若非有增損也

康熙十年

辛亥

先生四十五歲睢州學宮書在北城王午沒於水遷於新城民舍諸賢主無所積先生建議重修晨夕必往指畫制度皆按典則嘗云後學要知敬之一字有力開卷加對聖賢掩卷必根義理正月四子準生

康熙十一年

壬子

諭舉外宮生病者病痊以原官用

先生四十六歲州守程公以先生應

州守程公書

諭布政金公懿力主之先生以母老懇辭再三事乃已



康熙十二年 癸丑

先生四十七歲著學編云此編原為論學而非同史傳故不敢泛入也

康熙十三年 甲寅

先生四十八歲立繪川書院以興起後學 十月長孫之旭生

康熙十四年 乙卯

先生四十九歲能公賜履欲薦之魏公曰山中學道人也家貧甚

康熙十五年 丙辰

先生五十歲修睢州志勞參無人 十二月次孫之蓮生

康熙十六年 丁巳

先生五十一歲聞戶潛修有避世無悶之志

康熙十七年 戊午

先生五十二歲總憲魏公象樞副憲金公鏞薦先生郡縣迫之行先生駕牛車入都止僧舍終日杜門危坐齋中題書中意味無窮熟讀深思始自得日用倫常難盡隨時體認是躬行

###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康熙十八年 御試博學鴻詞取湯斌等

己未 五十二人

先生五十三歲

御試 上親弟為甲等補翰林院侍講修明

康熙十九年 庚申

先生五十四歲修明史 八月三孫之長生

魏運陸至燕邸見先生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猶是山中面目也

康熙二十年 辛酉

先生五十五歲歲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鄒試轉翰林院侍講

十二月四孫之昶生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每當進講常於書意之外揭誠敷陳日侍立

上顧問汝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先生手書進呈

五九

應 詔璿璣玉衡賦 省

耕詩 御試恭紀四十韻

編明太祖本紀四卷 列傳十餘卷

院中宿直八韻 孫徵君詩跋

二月初侍 講筵紀事二首 擬

上賜大臣遊溫泉詩四首

送陳別駕詩

裁定明史歷法天文志英景壽孝四朝聖訓

四書偶錄序

應 召入都留別

里中親友詩二首

途中苦雨詩 長

垣北十里學堂問

有天子廟相傳四

賢言志處詩 趙

寧瀉卷跋 鍾先生傳

與宋牧仲書

瓊樹遊書

家居感懷詩三首

召至乾清宮

天語良久其中有劉蕺山學案序先生分別學術時方有議陽明者謂陽明用力處在知而得力處亦在知紫陽用力處在行而得力處亦在行先生云紫陽得力於行而要必先之以知陽明得力於知而尤必推極於行知行自不容分也大學統論知行之先後明知先行後而歸重於行孟子析論智聖之始終明聖終不離智始與大學互相發也

上獨然先生之論於是時議寔息

十二月五孫之盼生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上以河南災欲免歲賦之半轉通倉二十萬石賑之閣臣議遣官勘災先生云使者往往指青苗相脅故郡縣聞勘災輒不敢播種其苦更甚於災不若令地方官自勘為便

六十

給事任辰日疏論巡狩封禪之議政府疑旨切責先生謂垣中之言為是先生在闕凡四月公事外未嘗與執政相款接故每發大議多不從然心知其以古義相許也江蘇巡撫缺出

上特簡先生

賜鞍馬絲纓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先生十月初八日到任

皇上海巡

蘇州城內路甚隘部又嬰民居以

除道制府甚恐先生曰

聖天子問民疾苦故有是行也若之

何使民無甯居乎

駕至先生啓奏

天顏甚喜前報獨睢甯等災

沐陽邳州賦數千兩又報捐泰州

前二年賦入永蠲案內

皇上海巡先生扈

蹕至江甯

睢沐二邑秋災情

形疏報泰州災

入永蠲案疏請

改並徵積通為分

年帶徵疏詩蠲

十八十九兩年災

欠疏請除邳州

版荒疏請寬著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一襲羊酒珍羞回鑾日傳

成疏 請調驛因 疏 請免慮課買 銅疏

旨令巡歸署其

睿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歲時婦女爭炬耀台服嬉遊山水以為常而市井無賴子喜捕博諸戲又尚拳勇相鬪毆先生悉禁止不少貸為政尚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賦吏蠶胥悉播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胡望必往謁又謁范文正公祠周忠介公祠以為眾勸數詣學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時人見吏胥奉法權貴不敢請託而民用日省乃因先生姓為諧語曰黃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豆腐湯云

###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卒

康熙二十四年

淮揚徐大水

行取天下知縣考選科

道

先生五十九歲奏免淮揚徐賦十餘萬又盡蠲高郵寶應等州賦數十萬兩發常平倉粟吳中數多淫祠事榜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者無虛日奸巫淫尼闖入人間閭競相煽惑吳人以此益困先生取土偶投諸湖中庶始大駭已而大悅薦吳縣知縣劉澆吳江縣知縣郭琇於

朝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上諭吏部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

命即日行吳入空一城痛哭叩轅門

府事先生聞

統領宮僚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任講筵時

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

簡江巡撫以來潔己率

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上特命先生行坐講禮諒充經筵講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官充明史總裁每會講

毀淫祠正人心魄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考選天下行取官以吳  
江知縣郭琇為試監察  
御史

閣臣宋文恪公薨以余  
國柱為大學士

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  
書言事

以前道臣耿介為詹事  
府少詹

選廷臣為  
皇太子輔導官

少詹事耿介以原道徇  
致仕

上必問湯某云何忌者恐大用誹謗  
百端

先生六十一歲會董漢臣事起漢

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

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以深

文劾漢臣內閣擬

旨下刑部究主使

上問九卿獨先生曰漢臣無罪內閣

復傳

議先生厲聲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大臣不能言反罪言者如此

心何閣臣大慚恨居一二日有輔

導皇太子之命先生具疏辭內閣

欲因之加罪

上不聽第責令回奏一時詹事府翰

林院都察院累章劾奏然實不能

有所指

上輒報問而已先是先生病思歸驚

空

湯子遺書卷首 年 謹

前道臣耿介侍太子冀以自代取

公老儒逆謹與舉朝不相得廷臣

劾先生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適先生聞繼

母病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留且欲

賜第京師命先生迎養先生叩頭言

母老不能來奏

上有

旨不允先生去先生之乞歸也忌者

宣言

上怒將隸先生籍旗下得

旨猶秘之召公詣閣中先生以病狀

披上輿道路謠傳湯尚書入旗矣

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

百人並集鼓廳門將鑿空聞致訟

冤聞先生歸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禍幾不測矣皇太子見先生

羸瘠大驚曰公果病至此耶

上察知先生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尋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先生

入講不至科道官又幼先生部議

降二級調用先生題於齋中有君

恩高似天臣心童如矢二語

上復命留任不數日而病革十月初

六日奉

命詣潞河勘柩木闕三日抵暮歸感

寒微噉言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

與二子溥沈講仁見孺子將入并

一章問夜何其乃就寢曰明朝尙

會議也夜二子聞先生噉聲轉急

披衣起視疾呼尙能應頃之遂薨

此十一日卯時也家無新衣微衣

以斂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

緞卽

上賜也

上聞遺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賜

命馳驛回籍照尙書品級

# 湯子遺書卷首年譜

頒賜祭葬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

旨也京師中者莫不盡哀扶柩出都

道旁騎者多下馬拱立歎息入里

曰衣冠泣涕迎者近萬人先是吳

人爲先生建生祠於學宮室是會

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有司以時致

祭惟謹常州奉祀道南書院而紳

士復肖像於懷高堂中歲時瞻拜

數郡畢至里中奉祀鄉賢特祠奉

丞嘗爲越十八年祭未門人王廷

燦令吳邑從士民之請建坊晉明

之游以誌追思云

壬戌春桐城方望溪先生南歸舉湯文正公遺書示椿曰前四十年公門人錢塘王君廷燦爲公年譜敘公講學頗悉於立朝始末則語焉未詳公子沆大懼不足闡先人德業令姪孫嘉祥商譜於余余老矣旦晚作歸計嘉祥今有謁於君也願先一言爲介椿謝不敏嘉祥踵門者數四椿不敢辭竊聞古之君子學而後入政未聞有不學之名臣亦未聞名臣必以講學著者也自帖括興而世之儒者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齋

茫然不知五倫五事爲何物一人大君子出揭其要以示人於是有講學之名後人隨聲附和上焉者高談性命下焉者沈溺訓詁佞異黨同出奴入主而於事上行己養民使民之大道仍懵焉皆未之講也公自幼卽有志聖賢之學年未三十

世祖以公爲可大用由翰林爲副使爲參政所在著有聲績其受業夏峰尤切切以身體力行見諸實事爲急務再

召入都敷歷中外忠誠溫恪不激不阿生平所學



業已見之施行惟

聖祖亦深器之嘗許公不欺又目公有實行道公

歿而

帝心軫悼褒卹之甚至

世宗登極命祀公賢良祠

今上諡公曰文正蓋前代儒臣或坎軻以老歿久

始彰或當時則榮卒乃泯焉惟公生受殊知

於

二祖歿膺異典於

累朝其宦游所歷尸祝公俎豆公者迄今如一日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奎

也謂非公實學光孚於上下而能然乎方公

巡撫蘇州或請公講學公曰盡吾職卽學也

今人以講學釣名隳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

其可也或請立書院公曰稱構書院藉斂父

老財飾僞長奸吾甚不取然則公何嘗以講

學名而其事上行已養民使民之實事亦何

一不自學出者哉昔朱子爲伊川程子作譜

詳於出處而論心性諸說則畧焉公學本程

聖祖朱遭際則大過之椿謹仿其例採公舊譜並

行畧墓志及他書之可據者詳譜之如右其

講學諸語有公遺書在茲不錄云乾隆七年六月望日武進楊椿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先世滁  
州來安縣人始祖寬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授廣東  
神電衛世襲百戶子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  
戶子庠以功陞睢陽衛前所世襲千戶遂家睢州  
庠子英英子卿積功陞本衛世襲指揮僉事官驃  
騎將軍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子諱易公高祖也官  
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次子諱希范公會祖  
也選貢生官山西趙城縣縣丞子諱敏公祖也睢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奎

州學生子諱祖契公父也開封府學生

覃恩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娶趙氏公  
母也

覃恩贈恭人

明熹宗哲皇帝天啓七年丁卯是歲十月二十日  
巳時公生

明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公年二歲

二年己巳公年三歲

三年庚午公年四歲

四年辛未公年五歲性不好嬉戲母趙恭人口授



孝經

五年壬申公年六歲趙恭人紡績命公讀書於旁夜分不能得燭則映月爲公講孝經大義

六年癸酉公年七歲從伯父賁皇學賁皇名允猷州學生中憲公兄也

七年甲戌公年八歲耆儒王公慕祥開塾講小學公聽講終日無倦容退卽仿而行之

八年乙亥公年九歲

九年丙子公年十歲卽有志聖賢之學

十年丁丑公年十一歲定州牧唐公鉉開館課士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七

豪紳偶至其處問州後進誰屬唐公云湯生其人也豪紳致果於公公不受豪紳大怒穿井於公祖塋東建佛寺於其西

十一年戊寅公年十二歲爲古文詩歌旋屏去

十二年己卯公年十三歲

十三年庚辰公年十四歲手錄太極圖說通書定

性書東西銘沈思熟玩

十四年辛巳公年十五歲應童子試州守拔公第

一是冬馬孺人來歸州庠生鄉飲正賓中駿女

十五年壬午公年十六歲三月河南大亂李自成

破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趙恭人謂中憲公曰  
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不幸吾姑吾子累夫子妾  
以一死謝夫子矣未幾城被圍公時從賁皇讀書  
於城北聞變還城門閉不得入徘徊郭外中憲登  
城泣謂其兄曰老母在城中我不可離也我兄弟  
止此一子今賊志在城耳野外或可免兄其率此  
子北行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  
言畢大哭賁皇遂率公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  
又二日城陷中憲負其母許孺人以逃恭人經於  
梁家人驚解之復投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賊大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突

至露刃脅恭人恭人厲聲曰若皆朝廷赤子朝廷  
何負若而甘心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奈何  
刀鋸脅人爲我雖弱女子死當爲厲鬼殺若耳遂  
遇害賊徙甯陵公蒙難入城則恭人殉節已三日  
矣顏色不變如生時中憲公殯之故居之寢公不  
飲食者六日中憲公強之始啜粥

十六年癸未公年十七歲賁皇游學浙江卒於衢  
州許孺人亦卒葬畢中憲公往衢視兄喪公隨行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公年十八歲在  
衢讀書山中念母恭人常中夜哭哭已復讀夜深



虎嘯林外與書聲相間山民皆感動餽公油與米  
公不受日飲泉水咽糝糠夜焚敗葉繼晷而已

二年乙酉公年十九歲

王師定中原公奉中憲公由南昌泛鄱陽湖歸里  
三年丙戌公年二十歲州試府試俱第一學使劉  
諱慶試第三補州學生員

四年丁亥公年二十一歲

五年戊子公年二十二歲舉河南鄉試第三十四  
名正主考吏部內江吳諱允謙副主考禮部吉水  
鍾諱性樸房考推官濟甯王諱道新批公闈卷新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完

采綴露藻思傾峽二三場端雅典贍出經入史體  
用兼備之士

六年己丑公年二十三歲舉會試第一百九十九  
名總裁大學士南安洪公承疇遼陽甯公完我商  
邛宋公權會稽王公文奎房考韓城李諱化麟批  
二三場歎其淹博切要曰必宿儒也

七年庚寅公年二十四歲

八年辛卯公年二十五歲二月長男溥生

九年壬辰公年二十六歲殿試三甲第一百六

十七名

賜同進士出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序詩各一首改宏文院庶吉士公閉戶讀書

不妄與人交學士山陰胡兆龍欲屈公一見終不

往

十年癸巳公年二十七歲翰林曹本榮講學都門

公與之質疑問難

十一年甲午公年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

十二年乙未公年二十九歲時方議修明史公遵

諭陳言修史止據實錄恐有未詳宜開獻書之令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七

凡紀載可信者宜並許參考明末寇氛旣張官紳

士女有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請勅督撫訪實奏

聞宣付史館宋史修於元至正三年不諱文謝之

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二年並列丁普之義今順治

元二年間尙有未達天心臨危致命此與海內混

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詔寬宥俾史臣得免瞻

顧疏上政府不悅幾得罪

世祖召見南苑溫獎再三以公爲可大用未幾選

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與選中

世祖有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之論



十三年丙申公年三十歲授整勅潼關兵備分巡  
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潼關爲用兵孔道征  
調旁午官吏科斂以應公甫至戒屬吏曰毋科取  
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自是大軍至公  
使迓之境上約曰部文所需有不給者公請劾我  
若額外動民一草我亦當論公皆肅然莫敢犯總  
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軍士八千人家累滿萬將  
抵關陳母病欲留就醫公曰關城如斗大以二萬  
人坐食於此困必不支然母病度不可強遣時陳  
檄用車五千兩偵者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餘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七

皆折銀公先集車二千兩爲陳置酒延之飲陳使  
人覘車車多匿河下使者還報車甚少陳謂公曰  
盍畀我銀令我自雇乎公曰善但須以人量車使  
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  
升車滿十兩卽遣出關河下車皆集漏下四鼓軍  
盡出無一人留者公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搥鼓傳  
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  
一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不得已  
遂行至洛陽陳母死治喪月餘軍變陳爲其下焚

死九月次男濬生



十四年丁酉公年三十一歲歲大旱麥不熟兵餉  
春夏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利麥價言若  
是兵且變公言於督撫曰麥苗不盈尺民方無以  
餬口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卽民變耳請發倉  
穀利害由我當之督撫曰然公召各營弁諭之皆  
喜曰願如令西安他屬有給麥者麥不時至兵遂  
變其後督撫每稱公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君真盡  
職無遺憾矣關中多盜公嚴保甲設鉦鼓礮石盜  
至卽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  
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後幾夜不閉戶有兄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圭

弟相訟者收其詞不問每於講鄉約時令讀常棣  
之詩如是者三其人涕泣自陳願改過乃出詞還  
之民兄弟遂相好如初公泄事精敏案無留牘關  
城五十里左右以訟至者皆不齎宿糧抵暮卽返  
見紳士惟問民疾苦及興革事宜言可行立行之  
行之而善曰某官教也以故人樂盡言然無敢干  
以私者公清廉文武屬化之不敢妄取於下而上  
官亦戲謂公君禮物有班數各諒之皆一無所受  
也

十五年戊戌公年三十二歲巡撫陳極新薦公治



行爲關中第一公初至潼關城中居民不滿三百家再閱歲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或問公何以爲政公曰吾惟於保甲鄉約義學社倉四者加之意而已又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兼而致之何易也公曰吾於屬吏不惟無所取且力成其善故或不以爲苦耳嘗勸荒行屬邑遇雨止大樹下旣去民以朱欄護之時人比之甘棠有自關中至睢州者望公門則拜經其祖塋必再拜而後去其得人心如此

十六年己亥公年三十三歲陞分守嶺北道江西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七

布政使司參政轄贛州南安二府贛爲四省上游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過南昌巡撫張朝麟屬曰贛寇非君莫辦勦撫惟所爲公至手書諭玉廷玉廷請降未幾海寇鄭成功犯江甯公夜見贛撫蘇宏祖曰玉廷之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某奉勅駐南安南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卽夜馳至郡設守畢而玉廷果至見有備驚走公復還贛與蘇計分設屯兵扼要害玉廷所向與兵遇戰輒敗遂就擒其弟秀廷以眾降玉廷之復叛也邸報斷者九日人情洵洵訛言江甯失守蘇



欲調兵防難公曰海寇陸戰必敗訛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蘇起執公手曰君言是也尋有持僞檄至軍門蘇召公食頃三至公旣見命卽賓館中訊之百姓觀者如堵其人昂首大言公援筆擬立斬入白蘇蘇曰當繫獄候

旨公曰候

旨當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令押赴市曹其人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公叱曰汝賊耳安敢言國遂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就輿羽書適至公閱之遂從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書

死矣聞者轉相告眾稍安居數日海寇果敗張熊者居瑞金縣銅鉢山謀爲亂應玉廷遣兵捕獲之得僞勅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以金錢素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蘇謂公曰吾民皆黨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走匿又敢連名來訴耶蘇曰何爲而可公曰燬勅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蘇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悉坐黨叛律民聞公言遂無有應者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南安殺二人其帥董誣被殺者以盜南安南雄二知府訊之擬鬪毆殺律平



南王怒二守恐援赦例請公曰勢相敵謂之鬪孫  
大持刀肆威民勢萬不相敵且大被鞫時尙乘肩  
輿二守前獄中所需皆鄉民供應况昔現爲旗軍  
手執利刃而謂民敢與之鬪乎按律孫大罪當斬  
與大同殺人之陳報國當嚴緝正法由是旗軍過  
境咸斂戢莫敢叫呶出聲者公尋病告歸省父督  
撫按俱不許五請乃許之公臨行請誅首逆以絕  
後患慎招降以安人心寬脅從以宥無辜設防兵  
以靖反側督撫按多從之公初蒞任有僕二人馬  
一匹歸時鬻馬以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歎息泣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下有痛哭者

十七年庚子公年三十四歲家居侍中憲公色養  
備至繼母軒恭人愛公如己出公事之無異所生  
日暮中憲公寢公讀書夜分不休課子溥濬等尤  
嚴

十八年辛丑公年三十五歲

詔建趙恭人節烈祠先是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  
事李震成檄知州房星擘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  
官屬祀之十七年巡按河南御史李粹然具其事

請於朝

詔旌門曰節烈之門十八年知州戴斌以故祠湫隘改建今祠旣成公奉主瞻拜淚涔涔下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肅拜時刻未嘗稍異七月三男沆生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公年三十六歲

二年癸卯公年三十七歲七月中憲公疾公自是始學醫

三年甲辰公年三十八歲四月中憲公卒

四年乙巳公年三十九歲始學堪輿十一月葬中

憲公州北十五里澗岡東南間數日必往省視墓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妻

木數百株一枝損輒歛歛不置

五年丙午公年四十歲七月服闋九月至夏峰受

業容城孫徵君奇逢之門

六年丁未公年四十一歲自夏峰歸

七年戊申公年四十二歲著學言一篇

八年己酉公年四十三歲與州中同志訂志學會

九年庚戌公年四十四歲二月再過夏峰留兼山

堂與孫徵君講學

十年辛亥公年四十五歲修睢州學先是學在城

北濯錦池上壬午歲沒於水遷新城民舍殿廡不



全公議遷廟制始備正月四男準生

十一年壬子公年四十六歲同年金鉉與公別二十年矣爲河南布政使歸德府知府往謁鉉問公起居知府言睢州未聞有此人也鉉益重公會詔舉外官告病者知州程正性以公名應鉉主之公以母老再三辭

十二年癸丑公年四十七歲著洛學編

十三年甲寅公年四十八歲建繪川書院與同志講學十月長孫之旭生

十四年乙卯公年四十九歲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七

詔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文端公問左都御史魏果敏公曰吾往見湯某文欲薦之然未識其面果敏公曰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貧甚恐不能治裝乃止

十五年丙辰公年五十歲修睢州志十二月次孫之暹生

十六年丁巳公年五十一歲與耿介論學介號逸庵登封人壬辰進士由翰林檢討爲福建巡海道與公同受業夏峰者也

十七年戊午公年五十二歲

詔舉博學鴻詞左都御史魏果敏公副都御史金鉉薦公居官清謹二十年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爲文發明理趣不尙浮豔

命下府州官詣門請行公駕牛車入都

十八年己未公年五十三歲三月丙申朔

御試太和殿

賜宴體仁閣下

聖祖親第公詩賦爲一等

詔改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三月三孫之最生

十九年庚申公年五十四歲分修明史列傳成公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夫

以本紀記一帝始終卽位册立諸詔記其事刪其文可也戰攻方略訓戒臣民之辭志傳不能載也必採入本紀事之本末始明唐書以詔辭駢麗槩削不載王言無徵史體爲之一變宋史事加詳密詔令多存實兼左右史之體今修明本紀當以宋史爲法

二十年辛酉公年五十五歲充

日講官知起居注八月主浙江鄉試所取多貧士之能讀書者浙人謂孤寒吐氣公聞之語人曰人才原不盡在孤寒中事竣卽行十一月省繼母軒



恭入於家在道轉翰林院侍讀十二月四孫之昶生

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侍

日講易經柘城竇克勤問講官何職公曰講官所職者大君心正而天下治猶天之樞紐轉運眾星而人不之見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轉運底是何等關係

二十二年癸亥公年五十七歲日直

講筵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纂修

兩朝聖訓五鼓入朝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五

上聽朝臣有不能言者公借書意闡發

聖祖每和顏受之講畢侍

起居歸則裁定明史列傳曰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以備詰朝進講嘗在乾清門親王見公問從官曰誰也從官以公對親王曰聞湯庶子者落落勁抗是其人乎

聖祖命公錄平日詩文進覽公手書文十篇詩十

首以進

聖祖首閱親耕籍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事汝爲庶吉士作乎對曰然次閱春

王正月辨

命公陳大意對曰春王正月四字先儒有言周改月兼改時者有言改月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本文斷之時月俱改之說爲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無冰在夏時原不爲異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改月改時之證也胡安國言聖人以夏時冠周月臣以爲不然行夏之時聖人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爲下不倍之義

上領之又次闕擬漢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之士詔

上問此詔爲何而作對曰此漢元帝事臣散館時  
世祖章皇帝御試以此命題臣蒙

恩授檢討職又次闕學言

命述篇中大意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學皆純正精  
微後學沈溺訓詁殊失程朱本意王守仁致良知  
之學正救末學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  
失其宗旨致滋後人之議臣竊謂補偏救弊各有  
深心願學者識聖人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自有  
得徒競口語無益也



上復頷之又次閱院中宿直詩問曰憂多道轉親何謂也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近詩辭樸拙不勝惶恐

上賜公紗緞公捧至中憲公趙恭人主前再拜遣使歸奉軒恭人十二月五孫之盼生

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五十八歲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河南災

上欲免歲賦之半運通倉米二十萬石賑之戶部奏半賦當一百五十萬免之恐國用不足大學士奏當遣官往勘公曰今天下所患者官皆匿災徵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全

賦以收耗羨萬無欺報理且所遣官往往指青苗相脅鞭笞長吏搜括民錢守令聞勘災者至輒禁民播種害乃十倍於災不若令有司自勘便工科給事中任辰旦疏議巡狩封禪之非大學士擬旨切責公言封禪固不可巡狩若行

車駕將漸遍五岳

上德威遠播自無所慮要不可爲子孫法公等宜審思之時有議變法者公言使天下官皆不以貨得則法疏而弊自絕今不澄其源其究也上下相蒙而已五月命公爲

大清會典副總裁公在閣四月遇事直言退未嘗  
與用事者接一私語諸公皆敬憚焉六月江甯巡  
撫余國柱入爲左都御史

上時在安興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必身體力  
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  
考其究竟言行相違學士湯斌頗有實行典試浙  
江操守甚善可以右副都御史補授江甯巡撫九  
月

駕還公陛辭

賜鞍馬一綵幣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入見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上徹御饌賜之又

賜御書三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

上時將南巡公星馳淝任旋迎

上於淮安城南文案山積公卽舟中理之不寢者

六晝夜旣見

上

上命公還蘇蘇城道隘部文毀民居以除道總督  
王新命將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安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聞大悅至江甯復



賜公御書一蟒裘一羊酒珍羞蘇松賦甲天下積  
逋相仍官不滿三歲輒罷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  
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  
爲逋賦累尙復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  
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歸尙得奉先人邱墓奈何  
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  
首泣謝又戒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餽皆誓曰願  
從令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  
杜請託行保甲革匣費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己又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全

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爭自濯磨總督亦相戒不  
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棹疾行未嘗煩斗米  
之饋吳民俗豪侈服食器用多不節又喜馬弔諸  
戲造淫詞豔曲蠱誘人歲時婦女炫妝冶服嬉遊  
山水間市井無藉子尙拳勇習鬪毆恐喝人財物  
急卽挾勢豪爲囊蠹不可究訟師誣辭興獄或出  
入官署爲奸利公皆禁詰之不三月巷無游民寺  
無游女農租商課輸納以時吏民執法者咸洗手  
斂跡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尙  
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五十九歲爲政簡靜令出期於必行恤民隱植綱常興教化州縣水旱報夕至朝卽拜疏所請蠲諸郡賦數十萬准揚徐水災民饑公發常平倉粟賑之不足檄布政使以庫銀五萬兩令兩同知糴米於江西湖廣或云此大事請旨乃可公曰候

旨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甯先發後聞倘格部議吾以所糴者平糴償庫金足矣戒兩同知曰若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值一金兩同知往糴未及半大賈已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或請報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十四

菱芡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

詔沿海省督撫議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徒滋海賈患公數詣學宮令諸生講孝經小學童子悉得侍坐聽重修泰伯祠朔望必躬謁又修范文正公周忠介公祠親謁之爲眾勸吳士徐枋文節公汧子也隱居靈巖山四十年未嘗入城市公屏騶從訪之枋不出公久立其門枋終不肯見時人兩高之王文恪公裔孫某有奴竊



賫逃數年矣一日引弓矢騎數十至主門自稱鬻  
身親王府索主金主不應大詬詈勢洶洶公聞立  
收之論如法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

國初受隆武劄迫其主遠出欲據有主婦公知之  
大怒曰

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奴以脅  
其主乎追其劄火之斃奴於杖下蘇州府城西十  
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山有五通神祠遠近賽  
禱如鶩歲費金錢數十百萬諺謂其山曰肉山其  
下石湖曰酒海少年婦女疾必曰五通神將娶之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金

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羸瘵而死一歲常數十  
家公語其屬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祭者  
免禍不祭者卽降以災此與貪官何異若每歲娶  
婦直一淫昏鬼耳命取像之木偶者火之土偶者  
投於湖撤祠材以修學宮葺城垣民始而駭繼而  
疑終乃帖然大服無錫慧山泉名天下公往來無  
錫未嘗飲一杯嘗夜燭治官書四鼓始休日中然  
後食見人輒從容問近日所行果協人心否有當  
行未及行者否或以悉協告公曰吾自信者心耳  
安保其必協乎見屬吏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在任  
二年前後疏數十上皆爲民請命部議或從或否  
公未嘗以數爲嫌時民俗大變民用日省乃因公  
姓爲諧語曰黃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公儉約謂  
豆腐湯云公與前撫余國柱爲同年友國柱後出  
閣臣之門江蘇布政使某以虧庫金爲御史所劾  
因前撫行賄於閣臣事得緩公受命撫吳前撫頻  
夜過欲爲請終不敢出口公按某如律二人心怨  
之秦州民田爲水淹會天旱前撫以涸出報公至  
州民訴復淹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累前撫不請則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全

爲民害無已時因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長撫  
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前撫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前撫前撫聞不  
知公之爲己也反恨公公初至

上命蠲漕四分之一前撫時爲戶部尙書遣人語  
公曰此皆北門力也宜以金四十萬酬之前撫使  
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應彼  
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甯不以完

國賦而入私門乎吾甯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  
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時外吏



輦金入都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藩  
臬素手入都門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而前撫忌  
公聲望又以公諸事剛正不可犯媒孽公於閣臣  
思所以中之會公以奏銷斗役食報戶部斗役者  
蘇松掌倉庫役歲不下六七百人舊計口支食吳  
逆亂裁以充餉二十年吳逆平

詔督撫議復前撫及護撫王新命皆給之至是前  
撫見公奏喜曰夫夫今自辟矣因奏曰斗役支給  
口食前兩撫請銷俱臣部駁還今該撫明知不應  
支給乃朦混奏請宜勅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宅

職而前兩撫彼其一也前撫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閱之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尙議湯斌乃  
爾耶併前兩撫皆免之其冬

上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  
齡勘下河下河者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泰州興化  
如皋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泗溢總河多設減  
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  
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  
口以洩積水

上命尙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  
明年春遣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專督之尋以廷臣  
議命成龍受總河節制總河以己乃河臣開海口  
而成龍董其役己僅綜理之頗不悅其冬成龍議  
需銀八十餘萬兩總河益愠別具疏萬餘言故爲  
難詞難之其畧曰下河海口高昂內地低海潮五  
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  
東內水高一丈俾過海潮五尺建二大石闌於高  
郵邵伯洩洪澤天長盱眙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  
南築橫隄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歷與化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兌

白駒場至海口又建二大石闌於白駒場南北岸  
束所洩水入海又先載遠土築圍埂於水中埂成  
厚埂內水取其土築隄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  
有奇先給帑而徐取償於涸出之田及綱鹽所省  
之運費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  
俱優其陞轉

上命廷臣議廷臣咸是總河言

上召總河及成龍至成龍力排總河議廷臣復多  
右總河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總河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  
者有四  
上曰薦紳議如此未知民間若何因

命公會勘兼詢七州縣耆老耆老畏總河多言願  
罷工者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  
十年無淮場矣靳公以海水內灌故異議海可內  
灌甯俟今日且吳松錢塘皆有潮不內灌獨憂淮  
場內灌乎今兩府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  
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曰  
公言良是第奉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允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上當爲公奏之

二十五年丙寅公年六十歲吳江縣知縣郭琇治  
行卓異公特疏薦之三月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  
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講筵時  
素行勤慎朕所稔知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  
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勵有位特授禮部尚書  
管詹事府事公將行吳民罷市不數日他郡民亦  
多至聚哭轅門外叩留公公出擁公馬泣留之又

設數匱斂錢爲路費欲詣

闕保留公公出示曉之始止比行遮道焚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忌者覘知之益內愧而吳民追思公以所斂路費爲公建生祠於學宮公以閏四月癸酉至京甲戌入見

上喜曰天下有才官多清謹有守者少卿前陛辭時自言平日不敢欺今在江蘇克踐斯言朕用嘉悅卿其勉之因

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饑入

春尤甚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七

上遽遣學士麻某賑之先是薩木哈穆成格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復命二人同成龍及廷臣議之閣臣曰成龍議需金百萬兩若工可成卽千萬何惜今乃以百萬帑金嘗試於必不可成之工不如已

上命暫止之至是以問公公對曰臣奉

命至海口見上流水滔滔而來下流無所歸入不但七州縣田畝可虞三五年間城郭人民皆將有不測之患

上曰卿意若何對曰淮揚天下澤國開海口則水



可盡涸臣不敢爲此言但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  
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浮水漸去則舊日河湖之  
形可尋請無多發帑止於七州縣錢糧中量停起  
解留爲治河之用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  
本地海口心旣專一工不誤用不作大舉不設多  
官久之自有成效此意曾向薩木哈等言之至海  
水內灌臣謂可以無慮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  
有一定時刻有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  
遠江河之水爲海潮所湧逆入者乃江河水非海  
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空

上曰此理朕所深明人苦不知故有此妄言耳明  
日詰問薩木哈穆成格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  
發帑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之時以諸壩所  
減水淹沒民田而濬下河必先塞減水壩特命廷  
臣議廷臣言濬下河民生自可樂業但塞減水壩  
恐一時潰決受害更大

上曰卿等意皆同否公曰臣前往徐州視河見減  
水壩太多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餘若不  
塞恐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漸高將來運道有  
礙前撫曰減水壩乃明臣潘季馴成法行之有效

故靳輔則之耳工部尙書杜臻曰靳輔之減水壩與潘季馴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此其所以不同也五月

上因皇太子出閣

命公行坐講禮尋充

經筵講官未幾總裁明史每廷議

上必問湯某云何公感

上知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而閣臣及前撫愈忌公恐公發其私謀去公益力是冬在豐治下

河旬日水驟長數尺在豐請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奎

勅總河盡閉諸壩廷臣請召總河及在豐俾各陳所見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自面問之

二十六年丁卯公年六十一歲正月總河至言高郵諸壩可塞高家堰壩不可塞

上曰今濬下河不在高郵開壩而在高家堰之壩若黃河南開壩盡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中止



有淮水然後將高家堰壩暫堵一年下河自得成  
功總河曰黃水強則入淮淮水強則入黃非人力  
所能禁公曰今雲梯關與前不同若塞高家堰壩  
則淮水入黃黃水無倒入淮之理前者河隄單弱  
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隄旣高堅若塞  
閘壩使水歸一道則沙不停塞河身漸深今輔恐  
黃河潰決於南岸毛成鋪王家山十八里屯峰山  
龍虎山俱築減水壩令黃水入洪澤湖洪澤湖不  
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今七州  
縣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之民被災二三年間黃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九

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  
大可慮今

陛下令塞高家堰壩修理下河豈特七州縣民漸  
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矣總河曰濬下河使積  
水入海雖善策然恐海水倒灌

上曰下河濬海水斷不內灌朕可以理信之今廟  
灣口通海海水並未倒灌惟潮發時水或逆入潮  
退水卽退矣何慮耶廷臣退

上命再議之復多以總河言爲是公語總河曰天  
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潘季馴減水壩建於黃



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開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湖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以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不特救七州縣民命實爲漕運久遠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欲閉高堰之壩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公所以堅執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壘

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總河不從明日入奏總河曰黃河南壩若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發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僅塞高家堰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但塞高郵五壩而不塞高家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事何益總河語塞始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總河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  
科道王又旦錢珏王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  
異自公還朝終始與總河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六壩閣臣與前撫愈惡公然以  
上知公深無奈公何也三月旱

上命大學士傳問九卿政務有未合者悉舉以對  
公請復夏秋兩稅罷蘆課辦銅曰春種未布而責  
民輸賦比穫盡一歲之入以償稱貸且不足今

國家內帑充盈復夏秋兩稅不上下兩利乎州縣  
官以蘆課辦銅非市所常有權關者終歲購之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奎

猶缺額奈何令司牧辦此此不科取均貼卽責成  
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戶部某遽起曰公休矣卽  
欲變此法俟我去戶部乃可今不能也遂罷會五  
官靈臺郎董漢臣應詔言十事語侵內閣閣臣懼  
欲囚服待罪某曰何必是漢臣小臣也敢言國是  
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越職希富  
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內閣擬  
旨下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復傳

旨令九卿更議公未及對前撫時已爲大學士目

公曰幸勿違眾公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且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  
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某大慚益恨公刺骨居  
一二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太子公病具疏辭閣臣欲因  
此罪公

上不聽僅令公同奏前撫復嗾廷臣交章劾公又  
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左都御史某劾漢臣前撫使  
人教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矣

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使可  
問也奈何誣湯公卽訊我我獨識御史江繁耳江  
繁者前撫姻也

上遣禮部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前撫憤且悲謀所以傷公者摘公出吳時  
示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後數日  
奏事畢

上問公公欲對閣臣某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當叩頭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

劾公辨非禮



上閱疏至擢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  
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因顧諸大學士曰果爾前  
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公病欲歸自以新  
被讒不敢言乃薦前道臣耿介侍皇太子講冀以  
自代介至

上以爲少詹事介老儒迂謹同寮皆不悅前撫嗾  
廷臣劾介并劾公部議革職

上命降五級留任忌者意不愜朋謀中傷公益急  
會公聞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遣學士德格勒齋手詔慰諭且言卿何忍舍朕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宅

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頓首言臣母老萬  
不能來

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復  
不允而忌者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掖上輿  
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  
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公  
病日甚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病至此耶

上遣御醫來視改公工部尙書是日九卿議事公

以入講不至科道復劾公部議降二級調用尙書  
陳廷敬曰比者某等失朝僅奪六月俸湯公何至  
是不聽奏上

上命公留任忌者及劾公者皆失色二人旣屢譖  
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不數日而公病遂革  
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諳諸公必有居間解之者  
公笑曰吾生平義命自安今年踰六十尙何求哉  
或勸公發二人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  
此試也自講所歸鍵戶讀書如平時冬公往通州  
閱柙木歸卽感寒疾嗽甚漏下二鼓語二子溥沆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矣

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  
等當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  
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又粗問里中事  
歎曰少年交游零落盡矣問夜何其曰明朝欲早  
會議也乃就寢頃之嗽聲轉急遂薨時十月十一  
日丙辰卯時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奠公柩

旨曰湯斌爲巡撫日廉以自守屢加陞用忽聞溘  
逝深軫朕懷著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吳民聞  
公訃會哭生祠下咸號慟失聲常州府祀公道南



書院佗郡亦多祠公者而忘者後公卒之一月事  
敗踉蹌出國門人咸謂天道不爽云公潛心性道  
於學無所不究而一以忠孝誠正爲本嘗與崑山  
顧炎武書云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竊謂孔  
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爲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  
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而已言仁  
則以視聽言動爲目爲邦則以虞夏商周爲準喟  
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  
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故公居鄉鄉人服其身教  
居官未嘗有所與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堯

人而人畏之間有貪墨之吏彊暴之人不得已見  
之彈章加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公爲仁人也生  
平居無廣廈出無文軒旁無姬侍在江蘇撫署時  
春月薺生日採食之不厭子溥等從容陳說以爲  
何太自苦公戚然不答溥等數數言公泣然出涕  
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殉難時日食粗糲我未逮  
養故也或勸公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  
未必不以爲非何敢輕言著述耶公旣卒門人王  
廷燦集其語錄奏疏各一卷詩文七卷公移五卷

告諭三卷爲湯子遺書

二十七年戊辰五月初一日

皇帝遣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通省驛鹽仍以副使分守開歸河道加一級張思明

諭祭於家

二十八年己巳十月初四日子溥等葬公州城東南三十里棘故城之

賜塋旋入祀鄉賢祠及陝西江西江南名宦祠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初六日

命設公神位于賢良祠春秋二仲祭之十一月十八日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一百

皇帝遣分守河北兵備道加僉都御史駐劄武陟縣管轄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兼管河務河南布政使司參議孔傳煥

諭祭於家

高宗純皇帝乾隆二年丁巳三月二十日

賜諡文正六月二十五日

御製碑文八月二十八日立於公祠十一月初三

日

皇帝遣河南歸德府知府加一級紀錄二十次李

閻楹



論祭於家

宣宗成皇帝道光三年癸未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祀

文廟

按此譜乾隆八年先生三子沆付刻道光十九年元孫巡等增輯

嗚呼自道學之名立而門戶之局興自門戶之局興而議論之塗裂聖道之藁蕪晦蝕亦已久矣湯文正公爲理學大儒爲經濟名臣雖三尺童子皆知公爲泰山北斗魯鄒嫡派也雖然舉世皆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學舉世皆知公之學而不知公之志舉世皆知公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百

之志而不知公之所以光明磊落純粹篤實也夫固不可以淺測之今夫朱陸異同自明正德嘉靖以後拾先帝之唾餘樹黨援之赤幟踵而傲之其禍人心風俗也大矣公有深痛於此所以序大學則曰後人詆朱子爲支離病陽明爲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又曰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公蓋確有所見因以力杜門戶之局非如程篁墩道一編徐文貞學則聊爲調停中立之說已也公又專務力行不尙著書嘗曰學

者著書必真有所得能發前人所未發而後  
可程明道許文正公未嘗有所著作而道統  
必歸之嗚呼公豈不能舉之於口筆之於書  
哉惟是循循焉日用倫常隨處體認著力於  
身心意知之間措施於家國天下之大日月  
星辰山川河岳元元本本活活潑潑天不變  
道亦不變也以視一知半解妄矜羽翼經典  
軌範後進者何如耶是則公之學也是則公  
之志也是則公之光明磊落純粹篤實不求  
世之知而世之知之者固亦尠矣且夫魯論

湯子遺書卷首

年譜

頁

志學一章是聖人紀年之牒也始於志學終  
於從心其間下學上達有條而不紊若夫三  
年期月之效刪定續修之績直如浮雲過太  
虛耳聖人固不次及之然則公之所志所學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爰敢略公之勳名惟述  
公之不立門戶不尙議論綴諸年譜之末以  
諗後世志公之志學公之學者乾隆五年庚  
申九月中浣會稽後學魯曾煜謹識



湯子遺書卷一目錄

語錄

門人沈佳竇克勤姚爾申手述二十三條

門人竇克勤手述五十條

男溥手述六條

門人王廷燦手述五條

門人范景手述十五條

田蘭芳所編遺稿內補入二條

志學會約

學言

湯子遺書卷一目錄



湯子遺書卷一

睢陽湯斌潛庵著

語錄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  
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既而  
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  
夫最親切處

語姚岳生曰鳶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子契緊爲人  
處答曰鳶魚上下皆道之機也吾人體道不可須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一

與離亦是如此曰然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  
處得箇空閒容我疏放耶然卻隨處自有箇恰好  
的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  
勿忘勿助之間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  
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  
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  
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  
分曉始得

問仁之體可一言盡否曰仁體極難形似如何一



言可盡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體會  
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爲禪近溪蚤於釋典丹經無  
不探討晚年語錄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  
不及二氏其孫伯愚嘗私閱中峰廣錄近溪一見  
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躲閃  
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出頭來復歸聖學者  
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  
所號爲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沈溺詖淫者可不知  
所戒哉

夜坐岳生閒問曰先儒有因人泛問輒曰汝輩是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二

揀心中疑的問是揀難的問蓋非誠心切問先儒  
常不輕答

一日舉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以告曰助長非必  
著力緊促祇容些小私意便是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  
學問真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於  
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真實用功一日慢  
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  
若不痛不癢剝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  
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作

時有以助長爲患者曰心體原是天機動靜內外無不周流但時時體認天理不令昏散亦不可躁迫須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放鬆之謂也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一涉有意便是私心

人不患思慮不甯祇患心體未透

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  
奏泊之身將就冒認

小人祇是不認得獨字

問事親從兄有許多儀節亦不可不知曰如何可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三

不知但所謂儀節如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念從何而起侍父母而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有時離父母則儀節於何處行須要透得孝弟根源則充之足以保四海矣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

處



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舍卻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惟中庸故難能故入其中愈尋味愈樂

爲學工夫祇在當下做如今日爲宰相便有宰相當下該做底推之他事皆然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四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卽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之虛靈不昧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此出是卽孟子所謂性善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反於心體上多一敬字故教人祇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祇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田本作這良知便是善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智也該四



端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  
呆守一敬字反是不敬故教人云云

凡事功不從心性上發出於自己毫無干涉若於  
心性上毫無虧欠顏子之疏水簞瓢便是禹稷事  
業

聖賢學問祇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種樹日於根本  
上培養灌溉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  
根本自在今人祇於枝葉上用功外面雖極好看  
究之全非己有

今人為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  
非略不為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為人的意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以上二十三條門人仁和  
爾申手述嗚呼此先大夫所嘗語也先大夫與臣  
言忠與子言孝平居講習討論有來問者未嘗不  
竭誠而發其覆蓋言之可傳者百此矣惜乎未經  
哀錄無一存者溥嘗有所誌先大夫見即削去曰  
此未必是吾他日稍自信當筆以付汝其後領史  
事任講筵出撫江南入為東宮講官日無暇  
晷迄不能有所論著溥痛先大夫心得不傳於後  
此編為姚岳生竇敏修沈昭嗣各因所聞而識之  
者存語雖少皆先大夫躬行心得之餘也戊辰三月十八日男溥敬識

學者須明義利之界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在此

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為所以平天下到底祇說



到義上去

學者有自立之志當拔出流俗不可泛泛與世浮  
沈

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無一息偶已君子之爲學  
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  
爲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爲一息尙存此志不容  
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恆深中庸說  
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箇便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六

不濟事

顏淵問仁夫子祇教以克復數語說得規模旣極  
宏遠功夫又極切實顏子聞言便直下承當其大  
勇者乎

事不論大小祇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  
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曰集義  
是日積月累事功夫不可一時息一有息時便與  
天行之健不相似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著此身關  
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天地生物勢不能無闕陷有闕陷處端賴人以補助之故人能贊天地之化育方爲克盡人道中庸之書甚是整齊初從天命說起中間支派分明末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說歸天命去首尾一貫甚好看

問士之守曰中庸說不變塞至死不變觀兩變字可見人能自立者不乏而敗於末路者亦復不少先生曰觀人全在末路上宋儒教人道理說不盡留有餘以待學人之疑至明儒說得太盡人反忽過不能深入有得也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七

斯道淪落聖賢不數數見三代而後如漢僅一仲舒隋僅一文中文唐僅一昌黎然學未必純雖宋有濂洛諸大儒又不無生不同時居不同地之感大抵學道之事能與大家講明同歸於善固其素心若世人不知而已獨爲之亦惟躬行實踐自盡其道而已矣

爲學於舉世講學之日學之途或慮其雜爲學於舉世不知爲學之日學之事猶存其真故聖道沈淪或一二知己散處四方心期砥礪吾道已處其

孤天地間正不可無此真修君子以爲維持



天下之理感應二者而已

聖人之意寄之於言真有言不能盡意處學者讀書當默識以求得若徒泥乎詞以求之則聖人之意亦有時而晦矣如太極圖周子欲顯其象以示人勢不得不疊畫幾箇圈子若論其理則太極之中卽有陰陽五行如何可分周子當日豈見不及此祇是落到言語上自須如此說畫到圖樣上自須如此畫此際總在學者默識而心通之爾

先儒解易特地創解無所依據後人觀玩甚省力卻不加思索祇據現成說粗心看去此後人所以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八

不及前人也

問處世之道曰初之用潛不成乎名其處世而能善者乎君子處世不韜光晦顯使人得以名之則忌之者眾矣先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見得明道者此言語亂道者亦此言語故慎之養生者此飲食害生者亦此飲食故節之

漸之進得位以卦畫推之似初上未爲得位問曰

進得位以中四爻言也先生曰何獨遺初上乎問曰此自卦變而言謂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各當其位故止以中四爻取義而不及乎初上也先生曰程傳於六爻皆取之而謂初上二爻陽上陰下亦爲得位似覺未安問曰玩其象又似少此一層不得蓋總六爻論之艮下巽上有男下乎女之象分初二爻觀之陽上陰下又有夫婦尊卑之象女未歸則男先下乎女女既歸則婦不先乎夫二者互相發明義始備也先生曰程傳不主卦變今觀卦畫皆是乾坤而來三四陰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九

陽相交其女歸之日乎上二爻皆乾下二爻皆坤其既爲夫婦之後乎祇將三四爻合看上下四爻分看自有精義可思

刑之一事聖人每慎言之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噬嗑之明罰勅法賁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同一慎重之意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萬世用刑之準乎

兌之麗澤何取朋友講習之義程子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妙在滋益二字已與朋友講習之義相

關切矣



問各卦爻取義不同有取本爻者有取他爻者隨時而觀各惟所適如兌之三四五爻皆在他爻取義若執本爻求之又不得先生曰兌有相引而說之義故聖人繫兌之本爻多於他爻取義

問人之德業必資友而成兌之六三來兌初二豈不是他好處卻繫之以凶想是他陰柔不中正祇是以非道說之爾若剛柔得中正之位聖人自不如此說此際當隨其時以觀之先生曰如此看三百八十四爻皆活

包羞是小人之爻若君子筮得此必有自心歉然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十

之事

春秋之義顯而可尋人自不體爾如公如晉胡氏亦未有傳驟讀之幾不知其何屬一取上文連類考之則書法自明上文書天王崩公自宜如周而乃如晉是忽天王而重霸國其罪不言自見矣

微子之去止遜於郊爾後人妄以歸周爲言不知微子商之元子也亦聖人也豈有歸周之理甚至有面縛銜璧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要知受封於宋在武庚被誅之後而白馬來賓之詩亦周人誇耀之詞爾然究以客禮待之而不臣也至於祭



又令得用天子之禮樂其所以處之者厚矣  
商之天下已失而武王於箕子之囚則釋之此時  
爲箕子者審乎天理人情之安惟不仕於周卽其  
所以報商者也乃其時道統在上而不在下箕子  
以一身荷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不容泯沒無傳王  
訪於箕子箕子安得不爲萬世存道統爲萬世存  
道統安得不爲武王陳洪範聖人審天命人事之  
歸其心公天下而不以一毫私意與於其間道可  
傳則傳之義不可仕則弗仕之武王亦亟於訪道  
而不強箕子以仕故封於朝鮮而不臣也嗚呼可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謂仁之至義之盡矣

七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  
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  
須有委曲默爲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疏惟其  
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敎家  
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爲善道  
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久  
則相承卽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



也  
問胎教曰祇是無時不宜以正自處爾先生曰古  
之言胎教者原子之未生而言也婦人以正自處  
不言可見意不重此

教子弟祇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  
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  
悟處

從來以女賈禍者不可勝數然非旦夕之故卽如  
人家舊守家風本無他事乃忽動念爲改觀之事  
令女子讀書習字妄念一起後患卽伏將來必有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受之者矣

聖人之言包舉無遺試觀九經始言脩身次言尊  
賢次言親親以至臣民百工遠人諸侯無不處之  
各得其道聖人之學通天徹地後世之儒者徒見  
迂疏淺陋而已矣

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靡侈未有能幾  
於治者

自聖人之道不明至漢而人崇黃老之術大抵亦  
是承秦攻伐之後人心厭紛擾而思恬靜固時會  
使然也問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其

間質文損益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極思亂考其時會可知也當秦漢時固動極思靜之會但可動亦可靜者莫如聖人之道當時何無一人講明與天下相休息必崇尚黃老何爲乎先生曰聖人之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不純至唐而益甚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問曰古之士爲真儒農皆樂業商賈安居今則士無真修農曰困迫富商大賈雖或相安然亦坐而待斃矧又益諸僧道諸游民從而耗其財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三

此皆本業不修之故也先生曰欲驅浮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爲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而止見其苦苦則思逃逃則不復思返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旣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民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間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



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興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明太祖召江南父老諭以至道無欺凌貧民亦此意也

明太祖定制令府州縣各有鄉長總理一鄉之事遇有祭孤魂等事亦鄉長主其事每鄉置亭鄉長常至其處稽鄉人之善惡而籍記之以爲勸懲小事直決之鄉長大事方告有司所以獄訟衰息又聞老人云洪武時每逢朝覲令天下里老各赴京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詢以民隱及歸卽令掌社倉積穀備荒略倣古義倉之制及後在史館閱明制誠然其立法甚詳密後之愛民者恐不能出此規模也

湯淑原問適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時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莫之行乎先生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問鄉舉里選雖不能復似亦不可廢先生曰明初極重此典此典廢而專重科舉亦慮賢否並進名

實混淆不如舍彼取此爾問曰祇緣後世取士除  
以言觀人更無別法故如此然究其立法之意亦  
是鄉舉里選之遺但取士以言與取士以德收效  
不同今科舉不能廢若更兼德行之選舉不亦可  
乎此事實與風俗相表裏又須將風俗整頓如置  
鄉長設義倉之類措置得法方可先生曰然  
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  
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  
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爲多事不如省事  
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爲一官卽盡一職便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圭

是天地位萬物育的氣象至於司教一席培養人  
材潛移世運關係特重時克勤將就教職先生又  
曰人有動念利祿者當其始君子已病其終一心  
扶持名教便無不盡職之慮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  
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  
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  
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  
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下事惟公而已矣向在潼關時惟於此字甚得



力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生知之欲發倉儲秋糧以貸俟來年麥收仍以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今事變倉卒非可拘以常數若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何不可變通行之督鎮以爲然及召各營弁諭之眾皆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做而行之者卽善類也

先生在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史

難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爲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先生任潼關時無取於屬吏屬吏不得肆暴百姓無取於津吏津吏不得貽害商賈無取於武弁武弁不得尅減軍糧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



關中來者有望門而拜者有經過塋中拜其祖墓者其得人心如此

問潼關之政先生曰惟於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者加之意而已又曰實政錄不可不讀也

先生時爲講官曰講官所職者大宜從源頭上整理古人正色立朝其一段至誠感孚處有格君心於不自知者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

運衆星而人不之見者也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

轉運底是何等關係

康熙壬戌春闈下第將歸先主留止之設榻齋頭晨夕語

對講論互發答問無遺因撮其語並事跡約畧記之凡三閱月而歸凡五十條

拓城寶克勤記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七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怍

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爲

撫吳時秉燭治事四鼓始假寐日中始食或勸進藥餌恐事煩心血漸槁非暮年所宜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且曰吾自信者心也安能保其必當乎占易以彖象爲主常曰易非教人趨吉避凶祇審



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沈潛玩味不能得也

臨歿時自潞河勘柁木歸感風寒疾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

六條男溥手述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卽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六

足千古由其闕歷深也

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死於安樂生於憂患刻刻當存此念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母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卽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讀書遇古人疑難大事先須掩卷靜思如我處此何以措置然後看將下去方知古人得失學識方有長進不然一直看去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有何

益處



漢人全尙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卻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之爲氣節

以上五條錢塘門人王廷燦手述

景侍先生問涉世之道如何曰言忠信行篤敬聖人教人不過如是

君子小人在天地間如陰陽之相乘試看從古以來雖極治時舉朝皆君子其間也有小人就是極亂時舉朝皆小人其間也有獨爲君子的有志者正須自立

先生撫吳時聞有當事登壇講學者慨然語景曰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十九

學當躬行實踐不在乎講講則必有異同有異同便是門戶爭端當初孫夏峯先生爲一代大儒未曾應聘開講不過於一室中二三同志從容問答而已若必登壇南面聚衆而談何異禪門家數

問爲政當以順民情爲第一義否曰然良久又曰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如我當初在贛州作道時正值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食頃三至余詣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梟示以絕賊人覘覩撫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



意不容稍緩請益力因令押赴市曹百姓人人震  
恐遮道而請曰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不保  
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卽  
賊衆果至我自冇方略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此  
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  
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  
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  
此豈不是順不得處非是當初年少氣壯祇是明  
理耳

先生問聞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三

時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  
出鄉里之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  
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卽降以災  
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  
祇是不信

乙丑夏候先生於院署因留宿署中時已二鼓先  
生猶辦事未寢至景榻前從容問近所施設果允  
協人心否抑猶有當行而未及行者否蓋先生德  
愈盛而心愈下如此

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要知亂日之所以多者



皆緣人之情欲相感邪淫日生其氣上通於天故  
天降喪亂日甚一日然天心仁愛常欲撥亂反治  
故篤生聖人以爲天下主設不生聖人則人之相  
殘相害無有已時非上天生人之意矣

自古有爲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  
與小人日遠與小人日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土木  
興作之煩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  
所不及謀君志清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  
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總其大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三

綱以御天下者萬世人君之道也

封建與井田相表裏井田不可復矣明大封同姓  
之制使諸王散居於外而不假以權卻最得法

人君之所最重者無如總憲朝廷有違德總憲則  
匡之宰相有失政總憲則糾之六曹有不盡職卿  
大夫有不守度總憲則劾奏之舉凡用人行政無  
一非總憲之責職固若此其重也而豈易副哉

學問之事有爲己爲人之別真修君子朴實做去  
不求人知人亦莫得而知之直至邈世不見知而  
不悔此纔是真實學問故爲己之學聖人有味乎



其言之也

易有象必有理數與理相因非判而爲二者也其斷以吉凶者亦就一定之理以斷之至孔子繫易純是說理雖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若有定數畢竟有文武詒謀之善方能永久若秦至二世而亡亦似有定數畢竟始皇所爲不善以致此數固不離乎理也

易重陽剛故成天下事者必剛健中正若柔順中正必有相助者始可成功此陰陽之辨也

問豐之六五柔暗之主二三四爻之障蔽皆由此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三

爻不好至此爻卻說來章何也先生曰他爻之障蔽皆由此爻不好若此爻能不使他爻障蔽便是他大有好處故祇以來章言之亦見他是陰暗不能獨立必借人而成若不能來章卽不能有慶譽之吉矣戒意已具詞中也

以上十五條秀水門人范景手述

事不論大小祇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虛而無著此身關係

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以上二條從田蘭芳所編遺稿內補入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五十尙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與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迳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輟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列會約數則大約本之馮少墟先生舊約而稍稍增損附以己見亦藉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一會以每月初一十一廿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

湯子遺書卷一 會約

壹

一揖就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各言十日內言行之得失務要直述無隱善則同人獎之過則規正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癡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凡涉時政得失官長賢否及親友家門私事與所作過失并詞訟請託等事一概不許道及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崇真尙樸備饌多不過八器圍坐輩不許過素若人少則四器亦可飯罷酒卽止甚勿楮盤



狼籍飲酒笑謔以傷風雅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置一冊子凡是日講論有能發明義理或近日有所心得卽錄冊中以便商訂或有疑難一時不能明白者亦記冊中漸次考正亦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意仍將所問答參悟有合於道者略爲綴記成篇以存其說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疏况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

湯子遺書卷一

會約

五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况學者乎人心易放學問難窮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礪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總是自己求益非務外徇人也鄒東郭先生云講學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呂涇野先生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學道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我輩浮沈世味悠悠歲月衰老



將至漫無心得碌碌一生草木同朽豈不負父母  
生成之恩爲宇宙間一大罪人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我輩大家猛省非求名譽非結聲氣總要  
各完自己性分各成自己人品不致喪盡幾希淪  
於異類富貴功名轉眼卽空如不可求從我所好  
願同志者相與精進勇猛共證此事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  
改過默默點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  
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  
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

湯子遺書卷一

會約

二五

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  
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祇在一念轉移若  
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  
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  
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  
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  
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  
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亦不妨當  
面一問以釋胷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  
公會中亦不可對眾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



交祗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  
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  
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  
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  
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  
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卽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  
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  
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  
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  
湯子遺書卷一 會約

三

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爲聖學  
真脈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一近日風俗衰薄巧詐滋起凡我會中各宜敦本  
尙實力崇古道不得概從流俗苟且避諉至於四  
禮儀節亦當斟酌復古有斷當改正者亦不必因  
循隨衆

一善是大家公共的不是一人自私的爲善卻是  
自己擔當的不是他人強攀的旣入會必須實實  
照約行否則彼此無益孟雲浦先生曰學者躡兩  
家船不得



新吾呂先生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最爲喫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爲他做一主張發之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質作用安得盡合道理協於天則必須大勇猛振委靡之氣堅果確之心勿以戒慎恐懼爲桎梏勿以怠荒淫肆爲膾炙於發憤忘食之中嘗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矩度馴焉安焉纔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爲慟哭又曰聖學入

湯子遺書卷一

會約

毛

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瞽關頭死生歧路又曰敬者不苟之謂也敬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不苟也中規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安定辭守如餅聲音不苟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苟也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母不敬終也恭而安盡之矣又曰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腳便下



陸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又曰學者要  
養心氣心氣一衰萬事分毫做不得又曰胷中只  
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在人生最苦處  
祇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又曰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  
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夏峯孫先生曰靜坐讀書須先澹其安飽之念方  
稱好學自世人以富貴爲性命以貧賤爲讎敵而  
壞心術喪名節祇此欲惡兩念爲之祟耳程子曰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今觀孔顏樂處不出乎

湯子遺書卷一

會約

一

世情所謂澹泊憂愁中卽伊川氣貌容色逾勝平  
生亦自涪川貶後見之益信聖賢所謂樂不於富  
貴得志時學者正要於此處見得分明又曰世人  
不知學者勿論卽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爲貧  
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  
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  
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時始向學終身無學之  
日學之晦於天下也久矣又曰大凡向學之人獨  
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爲單板隨人之意多  
近於圓圓之弊也爲輒熟初學宜以方入學力深



單板自化斷不可失之輒熟耳新吾先生爲同郡  
先哲夏峰先生爲今日先覺故各摘語錄數則與  
同志共勛焉

學言

周子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爲易流於禪竊謂不然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  
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

湯子遺書卷一

語錄

三

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  
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僞而事  
功無本此鄉愿之僞學孔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  
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爲  
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  
一皆爲己物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  
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  
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  
遂至沈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守  
仁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





